

今天下午悟道查一些生難字，就沒辦法下來聽課。我是很喜歡聽課的，因為聽課自己不用準備，坐在那邊聽就比較輕鬆；自己要上台，實在講，多少要準備。我算是最沒有準備的，一般講，我們老和尚以前講一堂課他要準備七天，就是講一個半小時他要準備七天，現在沒有時間準備七天也要三天。現在我的時間，有時候不要說三天，三分鐘有時候都很難，也沒辦法專心去備課。所以，講課還是需要有一些時間。因為這次講課我們是採用淨老和尚他節錄的《草堂集》，《閱微草堂》的節錄。這個節錄就是每一個故事的重點、重心的開示，一段的節錄就是一個故事、一個公案。本來我去年到澳洲去，想要把老和尚節錄的公案列出來，老和尚節錄重點，我來講故事，把這個公案來跟大家分享。但是這個都是古代文言，有很多生難字，實在講，我們平常很少用到，所以這些比較生難的字都必須要去查字典。平常我們比少用到的字，以前講過也會忘記，所以每次講還要再查一遍，因為忘記了，現在老了，頭腦不好，所以就比較花一點時間。

我們晚上這堂課接下來就是接上午，我們上午跟大家簡單講《草堂集》第一集，「夙冤，世無不可解之冤」，「至人騎猛虎，馭之猶騏驎，豈伊本馴良，道力消其驚。乃知天地間，有情皆可契，共保金石心，無為多畏忌」，這是上午講了兩段。我們也講到第三段：

【三。真孝婦。鬼神見之猶歛避。】

我們上午跟大家大概講了這一句它主要的意思，也跟大家說明

。這個『孝婦』比孝女還不容易，因為孝女畢竟對自己親生的母親她孝順還比較容易一點；「孝婦」就是孝順公婆，先生的父母，對先生的父母，當媳婦的要像孝順自己的父母，這個就更難能可貴了。因為自故以來媳婦跟婆婆要合得來的很少，媳婦可以孝順公婆，大家想一想，這個難不難？難能可貴。能夠孝順公婆，這個媳婦很難能可貴，也不容易。一般來講，可以說這個也是很難得的。在我們自己家裡，我弟媳婦她進門，我從來沒有看過她跟我母親、跟我父親頂過一次嘴。我母親有時候會念她，也會講她，但是我母親講的都是理性的，她不會亂罵人，但是講她，她也不會還嘴，所以這點我也很佩服。我母親病的時候沒有人照顧，她就發心來照顧，這點不容易，所以我對我弟弟的老婆，我也是懷著感恩之心。她到我們家來，基本上也盡到媳婦之道，這個也很難得。

這個地方講，『鬼神見之猶斂避』，我們晚上就來講這個公案。這個公案就是發生在滄州，滄州就是現在河北省，以前我到山東德州慶雲去做法會，滄州就在慶雲隔壁，紀曉嵐就是住在滄州那個地方，滄州有一個「劉士玉孝廉」。古時候舉孝廉，就是他做人很孝順又很廉潔、不貪污，這樣的人就會被推舉去當官，這是選拔官員的一個標準，就是孝廉。滄州劉士玉，姓劉，士農工商的士，金玉珠寶的玉。劉孝廉，「有書室為狐所據」。有書室就是他有個書房，讀書的地方，他有個書房，但是他這個書房被狐狸所佔據了，所據就是被狐狸佔據他的書房，他的書房就自己沒辦法去使用。「白晝與人對語，擲瓦石擊人」，白天這個狐狸還可以跟人家講話，跟人家對話，常常擲瓦石擊人。擲就是丟，破碎的瓦片，還有石頭。古時候的房子屋頂都是那個瓦，瓦壞掉了，它的瓦片。狐狸常常用瓦片、石頭去攻擊人，看到人牠就丟過去。「但不睹其形耳」，不睹就是沒看到。牠會跟人講話，人來了牠就丟石頭、丟瓦片，就

是沒有看到這隻狐狸在哪裡，就只有石頭、瓦片丟出來，人往往被牠丟到。

這時候有一個知州，古代管理一個地方的官的名稱，管理一個府叫知府，管理一個縣叫知縣，管理一個州叫知州。像現在大陸上，台灣也是一樣，縣長、市長，在大陸上還有州長。像我們這個月去雲南旅遊，到大理，大理自治州。他就是管理這個州的州長，在古時候叫知州。「知州平原董思任」，平原是一個地名，就是現在山東的德州市，就在河北滄州隔壁，隔壁就是德州，我們到慶雲做法會就是德州。這個董思任先生他是平原的人，就是德州人。「良吏也」，這個吏就是官吏，良就是善良，良吏就是好官，是一個好官。「聞其事」，就是他聽到這個事情，聽聞，聽到人家講劉孝廉的書房被狐狸佔去了，這個狐狸常常丟石頭、丟瓦片去攻擊人，白天都能夠跟人家講話、跟人家對話，但是不睹其形，就是沒有看到牠的樣子。這個董知州聽到這個事情，「自往驅之」，聽到這個事情他就自己前往到劉士玉孝廉他家裡，聽說這個地方發生這個事情，他就要去驅趕，把這個狐狸趕走。

董知州到那邊劉孝廉他家，就是跟這個狐狸講，就是跟狐狸講話，「方盛陳人妖異路之理」，方就是方才、正在，他陳述人、妖是不同路的。就是勸牠不要佔據人的房子，你要找你自己住的地方，劉孝廉他讀書的地方被你佔了，他就沒地方讀書了，就給牠講這些道理，勸牠離開。正在勸的時候，「忽簷際朗言曰」，這個屋梁忽然有聲音出來了，朗言就是講話很明朗，聽得很清楚，這個聲音就對董知州講：「公為官，頗愛民」。這個公也是一個尊稱，在中國傳統文化對人家尊稱，加一個公就是對他尊敬，所以姓董，稱他董公。台中慈光圖書館朱館長以前寫信給我，稱我道公，所以我也被稱過公。但是現在年輕人，什麼叫公搞不清楚。它是一個尊稱。

對他尊稱，公為官，頗愛民，頗就是你也很愛護人民，的確是個好官，很愛護人民。「亦不取錢」，你也不接受人家賄賂，不貪財，不取錢。「故我不敢擊公」，因為這樣，故就是因為這樣，我不敢給你丟石頭、丟瓦片。因為你是個好官，所以狐狸牠也尊重，說你也不貪，也很愛護人民，所以我不敢去攻擊你。

但是下面，這個狐狸又講了，「然公愛民乃好名」，說你是很愛護人民，但是你好名。他不好利，好名，愛名聲，也愛面子，愛名聲，好名，就是喜歡名聲好，要出名，好名。所以我們一般講名利，有人好名，有人好利，有人名利都好。這個董知州他好名、不好利，他不貪錢，愛護人民，是好官，但是他好名，喜歡出名。「不取錢乃畏後患耳」，牠說，你不貪取錢財，因為你怕後面有災患，會有麻煩，所以你不敢隨便取人民的錢財，也是因為怕有後患，「故我亦不避公」。狐狸說，因為你愛護人民，也不貪錢，所以不敢給你丟石頭，但是因為你有好名，我也不用去躲避你，我也不怕你，因為你還有好名，所以我也不用去躲避你。「公休矣，毋多言取困」。公休矣，狐狸就給董公講，休就是你不要再講了，休息。毋多言，你不要講太多，你如果講得太多，可能你會自取困擾，因為他還是有把柄給狐狸知道。狐狸就跟他講到這裡，「董狼狽而歸，咄咄不怡者數日」。董知州聽到狐狸這麼跟他講，他的心事給牠講得那麼清楚，聽了就很狼狽，本來是要勸狐狸離開劉孝廉的書房，結果反而被狐狸訓了一頓，所以很狼狽就走回去，沒有把狐狸趕走，自己很狼狽就回家去了。咄咄不怡者，咄咄就是表示他也很驚訝，不怡就是心裡當然也很不舒服有好幾天，好幾天不舒服。這段就是前一段。

下面接著就講，「劉一僕婦甚粗蠢，獨不畏狐，狐亦不擊之」。這個劉就是劉士玉，劉孝廉他有一個僕婦，一個婦人是他們家的

奴僕，就是他們家的傭人。他有一個僕婦，甚粗蠢，粗就是很粗魯，頭腦也不是很好，很蠢，蠢就是不聰明，然後又很粗魯。但是他這個僕婦獨不畏狐，狐亦不擊之，她不怕狐狸，這個僕婦她不怕狐狸，狐狸也不敢給她丟石頭、不敢給她丟瓦片，她不怕。「或於對語時，舉以問狐」，有人有時候跟狐狸對話就舉出，你看到人就丟石頭、丟瓦片，劉孝廉的僕婦她這個人很粗魯又很愚鈍，也不是很聰明，你怎麼都不會去攻擊她？就舉出這個去問狐狸，因為這狐狸白天常常跟人家對話、跟人家講話。「狐曰：彼雖下役，乃真孝婦也。」下役就是下人，服勞役的、給人家做粗工的。她的地位很卑賤，但是這個婦人她很孝順她的公婆，真孝婦，是真的。所以「鬼神見之猶斂避」，牠說鬼神、凶神惡鬼看到她都要收斂，都要趕快避開，她有護法善神保護。「況我曹乎？」牠說，那些凶神惡鬼看到她都害怕，都要趕快避開，何況我們這一輩的？我曹就是狐狸牠這一輩的。劉孝廉聽狐狸這麼一說，「令僕婦居此室」，就叫僕婦去住在他的書房，「狐是日即去」，她搬進去那天那個狐狸就走了，就離開他的書房。

老和尚節錄，「真孝婦，鬼神見之猶斂避」，這一句就是這個故事節錄出來的。這個故事對我們的啟發就是，將來大家做人家媳婦要懂得孝順公婆跟父母一樣，你就有護法善神保護你；如果學佛的人，就有佛菩薩來加持，到哪裡都會很吉祥。好，我們再看第四段：

【四。陰律。不孝罪至重。】

這段很簡單，就是七個字。『陰律』，什麼叫陰律？陰律就是陰間的法律。陰間的法律怎麼訂的？誰來訂？我們每年都有到司法院去做一次三時繫念法會，每次去碰到這些法官，我會跟他們交談，或者跟大家講講話，我都會講。因為我們陽間的法律是人去訂出

來的，在台灣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員，是人間訂的，這個是陽間的法律。陽間的法律如果不根據聖賢佛菩薩經典來訂這個法律，往往訂的法律有很多是惡法，是保護惡人的法律，取締善人的法律，它是顛倒的。所以現在訂的法律有很多是惡法，我舉出一個例子，譬如說墮胎合法化，現在合法，沒罪。訂這個法律，以佛經的戒律來講就是惡法，《十善業道經》第一條，五戒第一條就是不殺生，動物都不能殺，墮胎是殺人，而且是殺親生兒女，那怎麼可以！所以現在訂的這個法律就是惡法，鼓勵人去殺人，而且殺自己親生兒女，這個罪多重！

所以以前我還沒有出家的時候，大概四十幾前年，我出家到今年三十四年了，四十幾年前我還沒有出家的時候，那時候景美華藏圖書館剛剛成立沒多久，老和尚過去的慣例，新的道場剛成立，第一部經一定先講《地藏菩薩本願經》，這是他老人家過去的慣例，就是要先有地。《地藏經》都是講因果報應，講地獄的。那時候台灣的立法院就通過墮胎合法化，以前是不合法的，以前墮胎是犯罪，法律要判刑的，那時候立法院要通過墮胎合法化。為什麼有這個政策出來？因為那個時候要提倡節育，政府要提倡節育的政策。所以那時候我常常看到新聞報導講台灣的一個口號，「兩個恰恰好，一個不算少」，就是如果兩個也剛剛好，不要再多生了；一個也不少，有一個就可以了，鼓勵人家不要生小孩。如果你超生了，有很多方面你要自己負擔，譬如讀書，你自己要自費，學費你自己要負擔，政府都不管了，它就輔助一個或兩個，提倡節育。這個政策一出來，要配合這個政策，就通過墮胎合法化。那個時候通過了，那天晚上我聽我們老和尚講經，那句聽到現在還記得，他說那些舉手贊成的立法委員地獄已經有名冊了。我這句記得很清楚，四十幾年前，記得很清楚。你鼓勵人家去墮胎，大陸更嚴重，大陸是一胎，

墮多少胎！

當時提倡這個政策，我看過李炳南老居士講《論語講記》，他當時就反對，他說現在你們決議，以後你們就知道這個政策是錯誤的。所以有道德學問的人看事情看得遠，現在果然不出所料，現在你看大陸也開放了，現在可以增加到兩個；台灣現在不是兩個恰恰好，是鼓勵大家多生。但是現在年輕人他不生，他乾脆不生。現在多生一個，政府還有補助，為什麼？發現問題來了，你節育了半天，現在人口老化，老人多，年輕人少，一對年輕人，夫妻兩個人要養四個老人，負擔太重了。所以大陸、台灣都出現這個問題了。但是現在鼓勵了，人家不生。所以當時李炳南老居士講，人口多一些有什麼不好，很多都移民，移民到外國，到處有中國人有什麼不好？我們要出國，吃個中國餐廳也比較方便一點，有什麼不好？真的，幾十年講的都被他們講中了。所以有道德學問的人他看事情看得遠。這些當官的人他沒有道德、沒有學問，他沒那個眼光，他只看眼前，他沒有考慮後來，只知道眼前這個有好處，但是沒有考慮後來有沒有什麼弊病？他沒有算到後面，只算眼前的，後面的問題就給後面的人去負擔了。所以現代說明這個政策是錯的。這個錯的，政府有沒有出來懺悔，說對不起？好像沒有。

所以我到法院去，我就跟法官講，我說我們陽間有法律，陰間有因果律，陽間的法律有錯誤、有漏洞，那個因果律是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因果報應絲毫不爽。你現在不相信，你死以後就相信了，死了以後看到閻羅王就相信了，甚至還沒有死，送到醫院就看到了，還沒斷氣，很多快死的人都先看到陰間這些事情了。這個陰律就是因果律，閻羅王根據這個因果律他來判罪，不是他訂的，是根據各人造的善惡業這樣來判的，跟陽間立法院訂的法律不一樣。你說它訂的惡法訂下去，現在也沒改，這個惡業一直要下去，這個因

果背得太重了。

在陰律裡面不孝罪至重，就是不孝這個罪是非常重的。「百善孝為先，萬惡淫為首」，所以什麼善都是從孝發展出來。這個只有七個字，但是這裡也是有一段公案的，這個公案也是發生在滄州，「滄州城南上河涯」，就是滄州這個地區。滄州我去過。滄州這個地方城南上河涯，「有無賴呂四」，這個無賴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地痞流氓，姓呂，雙口呂，一二三四的四，呂四。「凶橫無所不為」，他很凶，凶惡，橫就是不講理，無所不為就是無惡不作，專幹壞事的。「人畏如狼虎」，人家看到他就好像看到野狼、老虎一樣，大家看到他都害怕，他凶惡，也很蠻橫，也很不講理，就是很凶的一個人。一個人，人家看到他就好像看到野狼、看到老虎一樣，這個人也是夠凶、夠不講理的，人見人怕的。

「一日薄暮，與諸惡少村外納涼」。有一天，薄暮就是傍晚，傍晚就是黃昏這個時候，太陽快下山了，在外跟諸惡少，就是造惡業的少年。這個就是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惡人總是跟惡人氣味相投，就在一起了。跟這些也是造惡業的年輕人，好幾個惡少在村外，在村莊外面納涼，夏天在外面納涼。「忽隱隱聞雷聲，風雨且至」。快黃昏了，聽到天上忽然隱隱約約的遠處有打雷的聲音。因為夏天都會下雨，下西北雨，常常我們也會碰到的，聞雷聲，慢慢風雨就到了。在這個時候，「遙見似一少婦，避入河千古廟中」。遙就是遠遠的，似乎看到一個少婦，一個年輕的婦人為了避風雨跑進去古廟當中，附近一個古廟當中，她跑進廟避雷雨。這個時候，「呂語諸惡少曰：彼可淫也」。這個呂四就跟這些惡少，跟他在一起造惡業的少年講，看到那個婦人，一個少婦只有一個人，可淫就是可以去強姦。他就跟這些惡少講了。

「時已入夜，陰雲黯黑」。太陽下山，風雨又來了，天都陰了

，雲一來天就黑了。呂四跟這些惡少跑到這個古廟去，看到一個少婦走進去，就跑進去。「呂突入，掩其口」，這個呂四突然就衝進去，把這個少婦的嘴巴掩起來。「眾共褫衣沓嬲」，惡少圍過來把這個少婦的衣服全部把她脫光，沓嬲就是糾纏戲弄。「俄電光穿牖」，俄就是沒有多久，因為打雷下雨，雷雨，這個電光穿過窗戶，因為廟裡面也沒有燈，暗暗的，這個電光一閃就頓時亮了，亮了的時候，這個呂四看到這個少婦，「見狀貌似是其妻」，看她的樣子好像是他的太太，他的妻子。「急釋手問之」，趕快放手，問她是不是他太太。「果不謬」，結果一問，果然是他太太。這個時候，「呂大恚」，呂四大發雷霆，起了很大的瞋恚心。「欲提妻擲河中」，就是要抓他的妻子把她丟到河裡去，因為那個廟在河邊，他的太太衣服被脫光了，看到了是他太太，他氣得不行，就要把他的太太抓去丟到河中，要把她淹死。結果這個時候，「妻大號曰」，他的太太就大聲的號叫，跟他講，「汝欲淫人，致人淫我」。她說，你就是起這個邪念要淫人家的妻女，所以導致別人來淫我，「天理昭然」，這個是報應，天理昭然，「汝尚欲殺我耶？」你還要殺我？你自己做錯了事，你還要殺我？「呂語塞」，呂四這個時候沒話講，的確是這樣，沒話講。「急覓衣褲」，趕快去找他太太的衣服褲子，結果「已隨風吹入河流矣」，被風一吹，他太太的衣服褲子統統被吹到河裡被水流走了，沒衣服穿了。「徬徨無計」，沒辦法，沒衣服。「乃自負裸婦歸」，沒辦法，他只好背著他的太太，全身光光回家。

「雲散月明，滿村譁笑」，因為雷雨它是一陣就過去了，時間不會很長，雲散掉，月亮出來，就看得很清楚了，回去村莊，滿村譁笑。全村的人看到怎麼他背著太太都沒有穿著衣服回來？滿村的村人看到就笑話了，就看笑話了。「爭前問狀」，大家爭先恐後問

他是什麼事情，怎麼這個樣子，你太太怎麼都沒穿衣服被你背回來了？「呂無可置對」，這個呂四不曉得從何說起，沒有辦法回答他們這個問題。「竟自投於河」，很沒有面子，後來他自己去投河自殺了，這真的很沒面子。這是什麼原因？他看到的那個少婦怎麼會是他的妻子？「蓋其妻歸寧，約一月方歸」。蓋就是因為，他妻子，歸寧就是回娘家，原來約定就是回去一個月，回去娘家一個月再回來。「不虞母家邁回祿，無屋可棲，乃先期返。」不虞就是沒想到，他這個妻子回岳母家裡，邁回錄，邁就是遭遇、遇到，回錄就是房子被火燒掉了，她娘家房子被火燒掉，回娘家就沒地方住了，無屋可棲就是沒地方住，乃先期返，只好先提前回家。「呂不知而邁此難」，呂四不知道這個事情，不知道他岳母家邁回祿了，就是被火燒了，他太太沒地方住提前回來，他不知道，才發生這個事情。邁，就是引起、造成災難。他真的是很沒面子，自己投河自盡，死了。

「後妻夢呂來曰」，後來他這個妻子夢到呂四來給他託夢，來跟她講，「我業重，當永墮泥犁」。這個泥犁就是地獄，永墮就是墮地獄時間很長。就是呂四講，我造的業的很重，應當永墮泥犁，永墮地獄。「緣生前事母尚盡孝」，緣就是因為，他生前無惡不作，但是對他的母親還是很孝順的，不敢忤逆他的母親，所以「冥官檢籍得受蛇身」。陰間這個判官去檢查他要輪迴到哪一道，要判他入哪一道？這個籍就是籍貫的籍，要判他入六道輪迴，現在要根據他生前造的善惡業要分配到哪一道去？冥官檢籍得受蛇身。因為他造那個業是要墮地獄的，但是他對他母親還很孝順，所以這樣就沒有判入地獄，判入墮畜生道，就是墮到蛇身去當蟒蛇，當蛇。「今往生矣」，呂四給他的妻子託夢，他說現在已經往生到畜生道當蛇了，然後跟她講，「汝後夫不久至」，他說妳後面又有一個丈夫不

久就會來了，妳後面的丈夫不久會至。呂四死了，大概他們家人叫她再嫁，所以她有後夫，後面的丈夫不久就會到。呂四跟他妻子託夢，說妳後面的丈夫不久就到了。「善事新姑嫜」，姑嫜就是丈夫的父母，新姑嫜就是妳新任丈夫的父母，公婆，要善於奉事，就是要孝順公婆，現在新的公婆妳要孝順。跟她講，『陰律不孝罪至重』。我們老和尚這段公案就是節錄這一句，七個字，「陰律不孝罪至重」，就是陰間的因果律對不孝罪判得很重。「毋自蹈冥司湯鑊也」，千萬不要自蹈冥司，這個湯鑊就是下油鍋，鑊湯，湯煮得滾滾的，把人丟下去，這是地獄的一個刑罰。就是跟她講。

「至妻再醮日」，就是到他的妻子再嫁的那一天，「屋角有赤練蛇，垂首下視」，這個房子屋梁上屋角有一條赤練蛇。台灣的赤練蛇現在屬於保育類動物，不能隨便去抓的，保育動物赤練蛇。這個赤練蛇在屋頂上垂首下視，牠的頭往下看，「意似眷眷」，那個意思好像依依不捨，眷眷就是依依不捨。「妻憶前夢，方舉首問之」。他的妻子忽然想到前天做了一個夢，她的先生來給她託夢，她看到屋頂上這個蛇，她剛剛要舉首去看這個蛇，問牠是不是她先生。但是這個時候，「俄聞門外鼓樂聲」，這個時候就聽到門外迎親，以前迎親都敲鼓、吹樂器，迎親的隊伍來了，聲音聽到了，她都還沒有來得及問。聽到這個鼓樂聲，「蛇於屋上跳擲數四，奮然而去」，看到這條蛇在屋頂上跳了幾下，奮然就走了。

這個第四段就是，陰律不孝罪至重，這個公案的節錄。我們再翻到二〇二頁，我們看第五段：

【五。業緣一日不可減。亦一日不可增。惟遲早則隨所願耳。
】

這個公案跟第六段是同一個公案。第六：

【六。善留其有餘。惜福者當如是。】

這是同一個公案，這兩段是同一個公案。我們先講這個節錄的道理，我們先講一講，這個意思先簡單說明一下。『業緣一日不可減，亦一日不可增，惟遲早則隨所願耳』。「業緣」就是業因果報，因為我們人與人之間總是有一個業因果報，跟前世因果有關係的，就是我們這一生發生任何一樁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有前因後果，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都是離不開因緣果報。業緣就是這個時間有長短，每個人各種的業緣都有他的時節因緣、時間長短，時間一日不可減，你時間沒到，一天也少不了；如果時間到了，亦一日不可增。時間到了，緣盡則散，緣聚則合。我們人不都是這樣嗎？我們的至親，父母妻子兒女，不都是緣聚緣散嗎？緣聚緣散，這個時間有長有短，這都是過去生跟今生的這些業因果報，所以一天也不能增加，也不能減少，時間到了它自然就走了。

「惟遲早則隨所願耳」，這個遲早當然是一日不可增、一日不可減，這是一個定數，但是這個定數當中也有一個變數，這個變數也是根據人的願而有變化，這個叫變數。『善留其有餘』，就是我們人總是留有一個餘地，不要什麼事情都把它用盡，好像我們用錢也不要都用盡了，有權力也不要使盡，做什麼事情都留一個餘地，特別是對別人，要留個餘地給人。『惜福者當如是』，我們惜福也是這樣，這是愛惜我們的福報也應當如此。

這個公案是「獻縣周氏僕周虎」，這個獻縣是河北省沧州市管轄的一個縣，也是發生在滄州。可見得紀曉嵐他住在滄州，所以他聽到的這些新聞都是當地當時發生的事情。獻縣有一個姓周的周氏，他的僕人叫周虎，以前的僕人都是姓主人的姓。「為狐所媚」，就是被狐狸所迷惑了，「二十餘年如伉儷」，他被狐狸所媚，媚就是被狐狸所迷了。過去一般俗話常講，先生在外面有外遇，他的老婆都會罵外面的那個，把這個形容作狐狸。這個僕人被狐狸所媚，

就是被迷惑了，二十餘年如伉儷，如伉儷就是像夫妻一樣。

「嘗語僕曰：吾煉形已四百餘年」，這個嘗就是曾經，狐狸跟周氏的僕人周虎講牠修練，牠說狐狸要修成人形已四百餘年了，修了四百多年才會變成人形。一般講是要修五百年，四百餘年，可能牠功夫比較好提前變成人形。狐狸變成人形我是沒看過，但是我們師父上人上淨下空老和尚，他老人家見過狐狸變成人形，他在講經的時候，他說以前在重慶還是什麼地方，我聽過忘記了，他老人家講了好幾次。就是他年輕的時候他住在一個房子，他們住樓下，樓上就是住狐狸，那個樓上的樓梯都沒有了。那時候我們老和尚的父親當軍人，管軍械的，他們拿槍、拿子彈很方便，所以以前老和尚跟著他父親常常去打獵，槍法練得很準，他很想上去打狐狸，被他母親禁止，被我們師父上人的母親禁止，不准他上去。他常常看到狐狸有時候在屋頂，就是看到牠穿著人的衣服，人的樣子，牠的臉形還沒完全變成人形，早上起來去拜太陽。我們老和尚講經的時候常講，他年輕的時候很想去打牠，被他母親禁止，不准，不允許。我們老和尚他見過。

這個公案，就是這個周虎他遇到這個狐狸，這個狐狸常常跟他講，練了四百多年。「過去生中，於汝有業緣當補，一日不滿，即一日不得生天。緣盡，吾當去耳」。這個狐狸給周虎講，牠說過去生中跟你有業緣，這個業緣當然也不是很好的因緣。當補，要補償給他，一日不滿，即一日不得生。牠要到其他地方去投生，因為這個業緣等於債，這個業緣沒有還完，一日不滿牠就一日不得生，就一定要到那個時間到，債還完了牠才會走。緣盡，吾當去耳，這個因緣盡了牠就走了。這段時間，二十幾年就是償還過去生跟他結的業緣，補償還給他，等於是還債的意思。

「一日，輾然自喜，又泫然自悲」，有一天牠就很歡喜，泫就

是流眼淚，又自己覺得很悲傷。「語虎曰：月之十九日，吾緣盡當別。已為君相一婦，可聘定之。因出白金付虎，俾備禮。自是狎昵嫵婉，逾於平日，恆形影不離」。狐狸就跟周虎講，牠說這個月的十九日我們之間的緣就盡了，就應當要分別了，要別離了。已為君相一婦，牠說已經給你找一個新的太太了，這個狐狸幫他找一個，就是牠離開了，給你找一個新的太太。已為君相一婦，可聘定之，你可以給她聘金，去定親。因出白金付虎，這個狐狸就拿白金給周虎，俾備禮，準備娶親的這些禮物，牠說十九日。自是狎昵嫵婉，逾於平日，狎昵嫵婉就是非常恩愛，比平常更恩愛，因為快要分開了，比平常更恩愛。恆形影不離，平常還有分開的時候，這個時候走到哪裡就跟到哪裡，形影不離。

「至十五日，忽晨起告別」，到十五日這一天，那天早晨起來，忽然就向周虎告別了，牠說要走了。「虎怪其先期」，周虎就很奇怪，他說妳事先跟我講的日期不是十九日嗎？今天才十五日，妳怎麼就要走了，不是還有二、三天嗎？「狐泣曰：業緣一日不可減，亦一日不可增。」就是第六段我們老和尚節錄這個，「業緣一日不可減，亦一日不可增，惟遲早則隨所願耳」。這個狐狸就哭著這麼講了，牠說業緣一天不可以減少，也不能增加一天，但是遲早也是可以隨個人心理意願的。「吾留此三日緣，為再一相會地也」，牠說我提早離開，留這幾天，我們以後還有這幾天可以再相聚。這樣大家意思聽明白嗎？聽了有沒有懂？如果聽不明白可以寫下來，再來問問題。牠說本來十九日要走，現在十五日告別了，周虎就很奇怪，你不是跟我講十九日才到期嗎？時間還沒到你怎麼就要先走？狐狸跟他講，我再留三天的因緣，以後我找時間還可以再跟你相會一次，還有三天可以再相會一次。再一相會地也，那就走了。

「越數年」，這樣經過好幾年，「果再至」，果然這個狐狸又

來了，過了幾年後狐狸又來了。來了之後，「歡洽三日而後去」，牠留那個三天，就是過了幾年後再相聚一次，把這三天補足。它這個有彈性調整，補足。「臨行嗚咽曰」，嗚咽就是哭了，哽咽，講話聲音都講不出來，哽咽傷心。愛別離苦，三苦八苦，這個是屬於愛別離苦。「從此終天訣矣！」牠說，從此以後我們不會再見面了，牠就走了，就再見了。這個就是佛經講的愛別離苦，還有一個怨憎會苦。生老病死，求不得，愛別離，怨憎會，五陰熾盛苦。

下面講，「陳德音先生曰：此狐善留其有餘，惜福者當如是。」有一個陳德音先生聽到這個事情，他就講了，他說此狐善留其有餘，狐狸牠也會留有一個餘地，留個三天，幾年後再來相聚，沒有一次把它用完，保留一些。這個重點就是惜福者當如是，我們一個人要修福造福也要懂得惜福，惜福就是留一個餘地，有錢不要把它用光，有勢力也不要使盡，有權力也不要盡，總是要保留一些，用盡了就沒有了，很快就沒有了，如果慢慢用，它時間可以延長。

「劉季箴則曰：三日後終須一別，何必暫留？此狐煉形四百年，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，臨事者不當如是。余謂二公之言，各明一義，各有當也」。另外一個劉先生他講了他的看法。陳德音先生、劉季箴先生，兩個人對這個公案有個評論。陳德音先生講，此狐善留其有餘，惜福者當如是。他說這個狐狸也很會留有餘地，我們惜福的人應當要效法牠這個留餘地。

劉季箴先生講他的看法，有另外他的看法。他說三日後終須一別，何必暫留？你三天後還是要分別，何必呢？何必留那三天留到幾年後再來相聚？相聚完了還是要再離別。劉季箴先生他講何必，他的看法是這樣。前面陳德音先生，他說應該是要留有餘地，我們惜福的人應該也是要這樣的。劉季箴先生講何必暫留？此狐煉形四百年，尚未到懸崖撒手地位，臨事者不當如是。撒手地位，就是我

們一般講放下，就是還放不下。是不是？我們老和尚講放下。這個放不下，練了四百年還放不下。所以臨事者不當如是，我們面臨這些事情不應該這樣，就應該提得起、放得下。

紀曉嵐先生講，余謂二公之言，各明一義，各有當也。紀曉嵐講，二公就是這個陳先生跟劉先生講的，每個人都說明一個義理，各有當，各有他的道理，我們也都應該可以採取的。這是紀曉嵐先生對這二位先生他再做一個結論，就是各有當也，都有他的道理。這個公案我們就講到此地了。下面第七段：

【七。知其不可而為之。諸葛武侯曰。鞠躬盡瘁。死而後已。成敗利鈍。非所逆睹。此聖賢立命之學。】

這一段這是節錄，這個節錄是引用諸葛武侯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。知其不可，就是這個事情也沒辦法、不可行，但是不可為而為之，知道不可為但是還是要去做，總是盡人事聽天命。就是『諸葛武侯曰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』，他也知道沒辦法，大勢已去，但是他還是要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盡他自己的本分。所以『成敗利鈍，非所逆睹』。「逆睹」就是說，我們沒辦法事先預知預見。這個是聖賢立命之學，建立命運，修身以待天命，這個是立命之本。《孟子·盡心篇》也是講這樣，聖賢的立命之學，總是把自己該做的事情盡心盡力把它做好，這個事情能成、能敗？儒家講天命，那個有天命，孔子講，天命要我死我就死。佛法講因緣，因緣不具足，事情不能成；因緣具足那就能成就，這是眾生的福報，不是個人的。這個公案我們明天再來講故事。大家如果有聽不明白的，再寫個問題給我，我再說明一下，讓大家聽明白為止。